

朱苏进 文集

江苏文艺
出版社

炮群



炮 群

作 者：朱苏进

责任编辑：田迎春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高淳印刷总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280,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10—0/I·960

定 价：15.6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回 想

我的生活世界和作品世界基本上是军人世界，我一出生就在军队，至今仍然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生存经验决定了我创作中某些特征。幸运的是，那个世界养育了我，但我并没有被那个世界彻底融化掉，仍然存有个人的心律与声音，否则我也不能够创作任何东西了。

从16岁开始，我当过炮手，瞄准手，计算员，侦察班长和指挥排长。这一系列职务都依附着某个强大的火力中心，就像一个个零部件配属在火炮身上。假如相互脱离，那么零部件完了，火炮也完了。有生命的人与没有生命的钢铁相互拥有，就是战斗力的实质，也是任何军队的实质之一。

我们图版作业非常优美，而炮口喷泄出的却是密集死亡。七个炮手都要在口令鞭策下浓缩成一个长着十四只手的士兵，才能操纵一门巨炮。一个单独的人在生命意义上可能非常伟大，但是在一门巨炮前没有价值，起码是没有火力价值。“我属于你！”是军队的最高口令。这意味着你必须放弃你的自由，自愿投入那近乎极端的集中统一。否则，你将失败，你将被剔除。集中程度越高的军队越有战斗力。然而，把所有浓缩成一个人，这个过程犹如一只炼丹炉，痛苦而灿烂。

我们的思维如同弹道那样弯曲并且直指敌方要害，而肉体像弹丸那样整齐地排列着而且完全束缚在无形的弹药箱

中。我们常年保持在待击状态，就好像挽弓满月却引而不发，就好像导弹倒计时至“零秒”却不升空，就好像眼睛瞄准靶心食指勾住扳机却不扣动……一天天，一年年，待击状态也许持续你的终生，而你在任何一秒里还不能失误。这状态是一支武装力量的理想状态。

我曾被训练到这种境界，但是，同许多和平年代的军人一样，我也没有打过任何一仗……这情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是幸事。但对于一个军人来讲，只能说是不完整。因为他无数次设计过一个作品但从来不允许他实现；他无数次模拟战争却是为了没有战争。他献身于一个美丽的悖论，他陷入了一个光辉的黑洞。

这恐怕不仅是军人的命运，而是人类的一种生存境遇。这恐怕也不仅是生命缺憾而且有审美上的意义。生命原本无限深奥了，生命旅程更奇妙。伟大的东西常常是暗藏着的东西，而且就在你我身边。

这就是《炮群》的创作契机。

《咱俩谁是谁》仿佛一个幽默故事，其气质是微笑着的无奈。我们都会有一些出色的朋友，也许我们自己就是出色的。但是我们往往会十分认真地投入一些庄严而可笑的事情，甚至为此贡献自己的终生。心律在尴尬中失常，才华在那种环境中变质。我们的笑不是笑而是取笑，我们的智慧不是智慧而是狡黠，我们的善良被一层层原则与伦理紧紧包裹着，我们的今天与明天太过于相似以至于天天像在重复……

它是一块精神牛皮癣，不痛，但痒得叫人捶胸顿足。

1996年仲秋于南京

目 录

炮群 1

咱俩谁是谁 335

炮 群

第一章

1. 坚硬的渴望 (5)
2. 似乎不屑于当官 (9)
3. 宋泗昌星座 (13)
4. 一枚金色子弹 (18)

第二章

- 5. 优秀的生命难以被容纳 (33)
- 6. 宋泗昌端坐在自己的墓碑上 (35)
- 7. 父亲,是无法选择的 (38)
- 8. 仿佛是来自天外的指令 (42)
- 9. 痛苦之后是轻松 (46)
- 10. 愉快的行走 (50)
- 11. “一旦饮尽了酒……” (58)
- 12. 最后关头问一下女人 (65)

第三章

- 13. 对接 (70)
- 14. 爱情是一个伤口 (74)
- 15. 隐去的语言 (80)

第四章

- 16. 有所思 (85)
- 17. 政委没全走 (99)
- 18. 适度的关切 (108)
- 19. 双峰对峙 (112)
- 20. 镜前的凝视 (115)
- 21. 任职 (120)
- 22. 遥远的敬意 (127)

第五章

- 23. 班务会 (132)
- 24. 裸露 (138)

25. 化入群山	(141)
26. 穿越障碍必须低头	(145)
27. 火炮	(149)
28. 配属者	(152)

第六章

29. 我是唯一的	(159)
30. 团的残骸	(167)
31. 干部是关键	(174)
32. 驭兵之道	(181)
33. 散步是一种散心	(185)
34. 夜饮	(195)

第七章

35. 帽檐阴影下隐藏双眼	(200)
36. 苏子昂佯做镇定	(210)
37. 刘华峰像一团迷雾	(213)
38. 在背后大喝一声	(220)

第八章

39. 盘面温度高达三千	(225)
40. 站在士兵的枪口前	(238)
41. 笑吟吟作麻辣文章	(249)
42. 姚力军越瘦越精神	(258)

第九章

43. 优美的亢奋	(269)
44. 胸胆尚开张	(276)

45. 不尽取, 不尽予 (284)

46. 血, 再次被模拟 (293)

第十章

47. 双重杀伤 (301)

48. 苦痛 (309)

49. 歃血出征 (320)

50. 仿佛是父亲 (326)

第一章

坚硬的渴望

今夜好没着落。

1

苏子昂佯做深思的表情，沿过道走出宿舍大楼，在院内站了站，感到不压抑了，又沿过道走回宿舍。途中，某扇窗户一响，他赶紧又做出深思的表情，似乎正被“战役想定”所困扰。

三十多米长的过道上，竟没碰见一个人，这太罕见了。整幢大楼都给他以堆满心思的感觉，军官们都在谁也瞧不见谁的地方运筹帷幄。事实是，一旦谁也瞧不见谁了，那么大家肯定忙于同一件事。假如大家全泡在一块，那说明大家都不太妙。T集团军的陈团长，已得知确切消息，回集团军升任副参谋长，便不好意思和大家呆在一块，这心理很微妙。

本届高级指挥班四十名学员还有一周就该毕业，之后，是提拔是调动是返回原职还是到某部帮忙去，应该尽快尽快确定下来，起码也要撑出副胸有成竹的含蓄姿态。

苏子昂相信自己比周围人更有质量，所以他准备此生比别人多倒楣。一个人飞出众人太远，看起来肯定渺小。相反，贴着人家鼻尖站着往往被人承认巨大。苏子昂赏识自己的沉着，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打电话，写信，找首长秘书，或是踱入某人客厅。他有许多令人羡慕的关系，但他一处也没动用。他在来自全军的四十名优秀军官中，确信自己是最优秀的，那么，当然也是全军之精萃。倘若他得不到应有的前景，那不是他的问题，是驾驭他的人出了问题。他不提醒上层注意他，以此来观察在正常情况下他能否获得公正对待。还有，尽管他已多年坎坷，但自尊与自信一直跟随他。他认为自尊与自信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缺乏它们等于背叛生命。

后来他睡了，和往常一样压制着自己的性欲。他对此已经习惯了。

上半夜很平淡，窗外星月不明，天穹朦胧而僵硬。苏子昂醒了一下，认为它很像 1944 年 6 月 5 日诺曼底登陆前夜，当时艾森豪威尔上将对天气的苦恼曾深深感动他。他抛开夜空接着睡，预感黑夜中有不祥之物逼近。它和他，有一个将碰伤。

凌晨 1 时 20 分——苏子昂在梦中估计，院内响起一股长啸，啸声狂放至极，余韵摇曳不已。啸声熄灭后，便觉出铺天盖地的悲怆。好冷呵！苏子昂裹着被子坐起身，暗想，最好大家全别动，就我一个冲出去。

他去了，步伐极快。

一个硕大身影，背倚着院角的法国梧桐树，盘腿席地而坐，正在号啕大哭。夜宿的鸟儿从枝叶里惊飞。那银白色的树身在夜光里极像泡在水中的大理石雕塑，几米外就能触到它的光辉，伴着光的寒冷。

罗布朗？真是罗布朗。令人难以置信。

罗布朗是新疆军区某旅参谋长，哈萨克人。在高级指挥系里是唯一的民族同胞，他骨架大身材高，由于过度粗壮而看上去不高。他的军帽永远戴不正，但是歪得有趣味，别人谁也模仿不了，他一歪，威风就让他歪出来了。他的勇气与智慧也是学员里第一流的，苏子昂曾为之惊叹，那晃荡的大草原上怎么跑下个佩衔的大猩猩呢？居然在很多学术问题上与苏子昂意气相投。罗布朗从不隐瞒自己的仕途，他公开宣布回去后就当旅长。他保证明年邀请各位同学去作客，让大家晕倒在哈萨克姑娘的热情怀抱里。但是前天，他得知旅长位置没有了，而且是被一个他素来瞧不上的家伙谋占了，他返部后只能待分配或者转业。整整两天，他微笑着一声不吭，相当沉着相当精彩，像在磨砺胸中的锋芒。今天半夜，他忽然裂开了，奔进院里仰天长啸，接着疯狂地大哭。

大伙们统统出来，彼此交换信息，明白后，有人咬住嘴，有人背手踌躇，剩下人便围去劝。罗布朗毫不为动，仍然大哭不止，他甚至不屑于瞧劝他的人们一眼。渐渐地，劝解者们感到了自己多余，感到受了轻慢，陆续离开他。议论方式也不一样了。

苏子昂在近处欣赏罗布朗的状态，深深被他震撼：一位勇猛的哈萨克军官，在银色月光下，倚住女人腰肢一样的梧桐树身，放肆地痛哭，毫无常人的羞耻，他哭得太豪迈太壮阔了！他左手扶膝，右拳捅在腰间，犹如驭马，昂首挺胸，

全不抹泪，喉核跟鸡蛋似的在他脖子上滚来滚去。泪水将他衣襟弄湿一大片，军帽端端正正搁在身前，帽舌儿按规定冲着他。痛哭声中夹杂些哈萨克语，听来像诗的碎片。从来没见过男人的哭泣那么壮美，如同雪山融化露出了山的本色。呵，哭到这个境界，确实是卓越的哭，也才配叫做哭！

苏子昂感到心头湿漉漉的，被感染得也几乎落泪。罗布朗不光是失去一个旅长职位，他离开草原和哈萨克姑娘也太久太久了。他必定还为着一些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而哭。哭泣是他的精神需要，这可以从他的哭声中觉察到，他哭得真是又痛苦又舒服。谁去劝，谁就是亵渎。苏子昂浸沐在哭声中喟叹：他们，还有我，何时能够学会像他这样随心所欲地哭泣呢？

一阵咕噜噜响，罗布朗用力清理喉咙和鼻腔，噗地吐出口老痰。那痰跟手榴弹落地似的，打着滚儿走了。罗布朗抓过军帽扣在头上，站起身，骨节咔咔响，轩昂地四处望，然后迈大步进宿舍楼，像刚刚下操，边走边松腰带。苏子昂简直能听见他裤裆里两颗睾丸碰得叮当响，活像没拴紧的行军壶。苏子昂伫立院中，脑腹间意气翻涌，一个波次连一个波次顶撞上来，不可遏制。蓦然，他昂首收腹，对着月亮纵情地狂嗥……他自我感觉那几乎是非人类的声音，精气倾泻而出，充溢于天地间。从未有过的痛快！

宿舍里的人探头骂娘，仍然是骂罗布朗的娘。罗布朗在门口呆住，惊望着苏子昂，随即大赞一声，他很佩服。

东方犹如挨了一鞭子，破了，绽出一抹红光，红得又突兀又含蓄。几枚沾着露水的梧桐叶飘落，半途中碰撞几下。就在此刻，苏子昂决定了：当官，一定要当官！

似乎不屑于当官

2 指挥学院的南门，每天有两种班车发往市内。一种国产大客车，供团以下干部和家属乘坐；一种是十五座日产空调中轿车，专供师职干部乘坐；至于军以上学院领导，各有专车接送。中轿车的发车时间，比大客车晚二十分钟。如此安排的用意，是避免两车同时出现在南门登车场，形成对比。不过，这用意每每被证实是多虑。中轿车总以其优良性能后发而先至，它在途中超越大客车时，两车的乘客都很平静地对视着，平静得像不曾对视。

苏子昂赶到停车场，大客车已经发出。他看看表，中轿车快要露面了。他站在显眼的地方，估计中轿车不会无动于衷地从他面前开过去。果然，中轿车在距他几米处停住，车窗无声滑开，一个老头探出婴儿那样红通通的脸，苏子昂想起来，他是兵种教研室正师职主任，名叫孙什么……唉，既然记得职务，一般也就不记得名字了。

“进城吗？”孙主任问苏子昂，不等他回答就朝车内说声，“是进城。”再回头对苏子昂道，“上车吧，大家挤一挤。”

苏子昂上车后看到车内一点也不挤，六七位部长、研究员每人独居一排座位，仿佛谁也不愿挨着谁。他漫天道谢一声：“各位首长，本人口头敬礼喽。”说着便和孙主任坐进同排座位。

孙主任微笑：“苏子昂同志，你刚才站立路旁的姿态像

在检阅嘛，我很感动。周围既无部队又无领导，你还能保持正规形象，天生的军人标本。我再不感动就不像话啦。”

“首长挖苦的好!”

“我不是首长，是教员。”

“教员挖苦的好!”苏子昂略停，“比首长还好。”

“我疑心，你不是有意漏乘大客车的吧?”

“开始不是，后来真给漏掉了，我才发觉可能是故意漏乘。刚才叫你一说，我断定自己是蓄意漏乘，不然怎么把自己提拔到这辆车上?”

“瞧瞧高级班学员的灵魂深处!你们在部队发号施令惯了，目前挤在学院里，一无小车二无公务员，还得出操种菜，熬不住了吧。”

“硬撑着呗，目前心底正发虚。我发现我们和别人没什么像样的区别。”

“好，你给了你这类人狠狠一击。哎，昨夜学员楼方向有一声怪叫，怎么回事，院里跑进什么怪兽来啦?”

“怎么传得这么快?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传播的速度比事情更可怕。”

“一早就知道啦，到底什么事?”

“背叛，有人给狠狠地背叛了。”

“莫名其妙。天亮前又有一声大嚎，是不是背叛者又投诚啦?”

苏子昂兴奋地：“两声你都听见啦?哪一声更响?”

“没有比较，”孙主任讥讽地斜望他，“就性质而言，都属于谋害。我丈母娘被吓得差点中风。我比较沉得住气，临毕业的学员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意外。”

“丈母娘!”苏子昂夸张的拍击大腿，“多大岁数了?”

“理论上的。”

两人笑了，身体一松，肩头也靠住了。后排把昨夜的事件接过去，议论学院近年出现的几个精神病例，都是因为研究跟不上，自感有负部队领导期望，压力太大造成的。再后排又把后排的话题接过去，议论战场心理学，“失常”、“悸动”、“疯狂战斗”……总之话题不祥，且都是以学员为分析对象。

苏子昂两脚跺地——军鼓节奏，然后舒适地靠住后背，抑扬地高声道：“这车才真叫个车呐，前辈坐惯了它，一旦没得坐了，怎么办？”

“你戳到了我的痛处。我就没几天好坐喽。”孙主任提高声音，故意让后面人听见，“让我退下来，同时移交研究课题。”

车内顿时寂静。苏子昂从后视镜里看到，有好几个人脸上略有尴尬之色。

“孙老，这种事，别求人。”苏子昂说。

“对，不求人！”孙主任显示出深藏多年的老野战军指战员气派，“我们哪，在敌人面前坚定勇敢，在自己组织面前，往往软弱不堪。”他回头问，“哎，这算不算心理学内容？或者我这话本身就是病例？”又回过头来哈哈笑，对苏子昂说，“邀请你上车，也带点告别的意思。我们这类老家伙，一生中要死两次。一次是退休，一次是去世。而告别嘛，一次足矣，谁也不必唱十八相送的戏文。”

很久无人说话，中轿车已驰入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两旁的梧桐树封闭了天空，气息水似的从车窗缝隙透进来，路面有少许早凋的叶片，车轮碾过，发出细碎的喇叭声，这情境使人沉默。不知何人浓浓地一叹，很忧郁，仿佛搁了许久才

终于叹出来。孙主任听到了，眼内有些潮湿。

苏子昂低声道：“我刚读过《麦克阿瑟》^①，他逝世的前两年最后一次来到西点军校，他在这里当过学员也当过校长，他发表了毕生最动人的演讲，他说：‘我的生命已进入黄昏，昔日的风采和荣誉，跟太阳的余晖一起消失。昔日的记忆真是奇妙，我尽力的徒然的倾听起床号那迷人的旋律……今天是我同你们进入最后一次点名。我愿你们知道，当我到达彼岸时，最后一刻想的是学员队，学员队，还是学员队。’”

孙主任呻吟一下：“麦克阿瑟是卓越的军人，与他作战的对手总感到自豪。朝鲜仁川登陆是他军人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后来他在鸭绿江被志愿军击败！他的毛病也是职业军人的致命毛病：对战场的热爱高于一切。杜鲁门不得不撤掉他。”

苏子昂接着说下去：“被撤职后他回到美国，像就职的总统那样前往国会山，数万欢呼人群簇拥在人行道上。他对两院发表的演讲，使凡有无线电的美国人都热泪盈眶，他最后一句话是：‘我仍然记得年轻时军营里一首歌谣：老兵们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慢慢地消失’……”

孙主任猛然低下头，过会儿喃喃道：“好极了，完全是为我唱的，一百年前就摆那了。还有其它歌词呢！”

“书中只写了这一句，我也遗憾。”

“我十天之内查清楚，再告诉你完整的歌词。”

“啊，太感谢了。”苏子昂知道他和西点军校有学术交流

^① 美国五星上将，曾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侵朝战争时期“联合国军”总司令。